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

四十九至
五十一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臚錄監生臣尹大謙

臚錄監生臣劉增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十九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元年十一月甲午朔尚書祠部員外郎鄭士彥
罷初士彥奉太廟景靈宮神御在温州而主管內侍許
佃等三人與之不相能願為所擾上聞之黜內侍而徙
士彥命大臣選郎官有風力者代之乃以都官員外郎
向宗厚為祠部郎官兼權太常少卿知温州充景靈宮

太廟提點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岑釜為內侍省押班
主管迎奉仍詔釜凡事并申提點所毋得行移文字宗
厚敏中曾孫也 兵部尚書兼侍讀胡直孺卒特贈端
明殿學士官給奠事 承務郎任申先通判秀州申先
辭召命持錄之

乙未右文殿修撰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胡安國試中書
舍人兼侍講秦檜薦之也 直秘閣知宣州李彥卿為
尚書刑部郎中 詔泉州布衣朱冲召赴都堂審察

是日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始至建康時建康荒殘見
兵不滿三千人諸將散居它郡夢得至乃奏統制官韓
世清一軍自宣州移屯建康遣水軍統制官崔增屯采

石及統制官閻皋分守要害

夢得行述云巨師古閻皋分守要害按師古今年十

月已除後軍統制行述恐誤

而世清尚未至也先是王才據橫澗山

降劉豫遂引偽知宿州胡斌以兵入寇詔淮南宣撫使
劉光世遣兵招捕夢得使統制官張俊自青陽間道會
之呂頤浩欲招才乃命才以所部赴行在於是夢得遣

使臣張偉諭才如詔旨才遂率其將丁順等三千餘人渡江才懼罪請留建康頤浩議以淮西一郡授才使統其兵之任夢得以為不可乃詔才自武顯郎閤門宣贊舍人特遷武翼大夫充建康府兵馬鈐轄汰遣其衆得正兵千餘人分隸諸軍

按史今年九月丁酉詔劉光世遣兵捕才丁未詔才赴行在甲

辰光世奏止小張俊出兵辛亥又奏才犯濠州十二月一日夢得奏才已謝恩詔相度與淮南一郡甲申才轉官除建康鈐轄丙戌坐夢得奏才不可往淮西首尾益百餘日今牽聯書之

丙申翰林學士翟汝文兼侍讀吏部侍郎李光兼權侍

讀遣內侍高傑任鎮持詔書撫問孔彥舟桑仲且以銀合茶藥戰袍戎器金束帶賜之

丁酉神武中軍統制辛永宗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神武後軍統制巨師古權中軍統制初上召呂頤浩復相而永宗與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右司諫韓璜見上多言頤浩之短侍御史沈與求奏其交結上將黜永宗

故有是命趙姓之遺史云與求再章言永宗之罪其章不行而有是除非也其實上將罪永宗先解

其兵權耳賜宇文虛中家錢千緡以其奉使日久守節不

屈也

日歷紹興元年十二月一日甲子樞密院奏據探報金國昨差宇文虛中往河北冊立劉豫虛中請

國相并監軍郎君茶酒虛中道若冊立劉豫與黃河外陝西五路放過二主歸國我只佐得一主國相監軍不語尋差太原張孝純冊立劉豫了當勘會已降指揮宇文虛中奉使守節不屈令福州賜錢一千貫與虛中男師瑗今據探報忠節可嘉有旨

令福州更切存恤虛中家屬

承事郎王耀充廣西

經畧幹辦公事專切提舉左右江峒丁及收買戰馬自

五路既陷馬極難得議者謂嶺外於西南夷接境有馬

可市而大理特磨諸國所產尤多時已罷買司

事見建炎四年

八月以帥屬領其事工部侍郎韓肖胄言戰以騎兵為勝

今川陝馬網不通而廣右鄰諸番宜即邕州置官收市

專責成功故復置官提舉

二年五月癸巳所書可參考

戊戌詔以會稽漕運不繼移蹕臨安命兩浙轉運副使

徐康國兼權臨安府與內侍楊公弼先營公室既而康

國奏為屋百楹以充大內公弼請增之上不許

遣公弼在辛丑

公弼請增屋在乙巳先是尚書左僕射呂頤浩言今國步多艱中

原隔絕江淮之地尚有巨賊駐蹕之地最為急務伏惟

陛下發中興之誠心行中興之實事要當先定駐蹕之

地使號令易通於川陝將兵順流而可下漕運不至於艱阻然後速發大兵一軍從江西湖南以平羣寇一軍往池州至建康府處置已就招安尚懷反側之人於明年二三月間使民得務耕桑則在我之根本立矣然後乘大暑之際遣精銳之兵與劉光世渡淮犄角而北去由淮陽軍沂州入密州以搖青鄆命張浚躬親統兵由河中府入絳州以撼河東乘兩路餘民心懷我宋未泯之時知王師有收復中原之意則中興之業可覩也若

不速為之逡巡過春夏則金人它日再來不惟大江之南我之根本不可立而日後之患不可勝言矣臣嘗觀自古有為之君將以取天下者弗躬弗親則不能戡禍亂定海內伏望考漢高祖以馬上治之之蹟法唐太宗櫛風沐雨之事以速圖之不可緩也三四年來金人纔退士大夫及獻言之人便以謂太平無事致機會可乘之便往往沮抑不得行今天下之勢可謂危矣既失中原止存江浙閩廣數路而已其間亦多曾經殘破浙西

郡縣往往已遭焚劫浙東一路在今形勢漕運皆非所便若不移蹕於上流州軍保全此數路及漸近川陝使國家命令易通於四方則民失耕業號令阻絕俄頃之間已至秋冬金人復來則雖欲追悔無及矣至是遂定

移蹕之議

闕浩奏不得月日行狀係之再相時而奏有云浙東形勢漕運非便則是未移蹕臨安以

前也

參知政事孟庾為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神武左

軍都統制韓世忠副之時朝廷猶未知范汝為據建州而論者皆言神武副軍都統制福建制置使辛企宗懦

怯玩寇福建安撫使程邁等請改命將帥章四十三上
故更遣世忠自台州進仍命世忠械招撫官朝散大夫

謝嚮承直郎葉棠赴行在

械二人之旨
在此月庚子

己亥宣教郎婁寅亮守監察御史以其言宗社大計也

寅亮初見
六月辛巳

帶御器械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辛永

宗罷為江南西路兵馬副總管坐與幹辦官李秉文盜
請諸軍券錢為御史沈與求所論故秉文堂吏李瑗子
也遂以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忠州防禦使邊順兼權

主管馬軍司公事而黜秉文為遠小監當 湖西安撫
使程昌寓以便宜印造販茶短引以給軍食呂頤浩聞
其事命金部止之 丞務郎敕令所刪定官陳康伯通
判衢州康伯弋陽人也

辛丑詔蓋庚韓世忠應官吏軍兵一切事務共為一司
不得輒分彼此自范汝為外餘皆與免罪許令歸業庚
請徽猷閣待制李皓屯田員外郎李易並為參謀官朝
奉大夫陳杓直秘閣張銳並為轉運使直秘閣李健等

十人幹辦公事朝散大夫新通判岳州趙康直等十人
准備差遣皓不就庾又請賜空名敕告以備賞軍尚書
省勘會庾係見任執政所行文字與朝廷一同其立功
將佐合行推恩之人自當一面施行訖奏從之 自劉
豫之僭位也朝廷以金故至以大齊名之至是襄陽鎮
撫使桑仲始上疏請正豫惡逆之罪下詔進幸荆南庶
幾中原人心不致搖動詔答以荆南形勢固可駐蹕但
以糧運未通已令參知政事孟庾計置俟就緒進發

太常少卿趙子畫請續編紹興太常因革禮明年乃成

凡八十六篇為二十七卷

淳熙十二年三月庚子又進中興禮書

子畫又

言每歲春分日祀高禩自巡幸不行雖多故之時禮文難徧至於祓無子祝多男以係四方萬里之心益不可闕望自來歲舉行從之

壬寅起居舍人廖剛以招降閩盜余勝之勞進秩一等

時制置使辛企宗與剛有隙會士人廖廷實為勝所擄

企宗奏廷實乃剛之姪為賊參議剛愬于朝

十一月庚子

事

既明剛卒辭不拜

甲辰詔從義郎單德忠忠節顯著特先進秩二等 詔以鎮江府常州江陰軍苗米三十七萬斛為劉光世軍中一歲之用仍令漕臣分月給之

乙巳右司諫韓璜責監潯州商稅用侍御史沈與求奏也先是與求言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附會辛道宗永宗兄弟為致身之資昨者直柔任御史中丞永宗攜女妓宴飲其家物論騰沸暨陛下擢登樞府而道宗兄弟

倡言于朝自謂直柔之用我嘗有力已而道宗果為樞
密院副都承旨是時給事中陳戩議駁除命之際道宗
使所親諭戩曰直柔以附我故有今日公第行之必有
以報會陛下批降道宗怙寵賣恩亟罷承旨之命天下
稱快比又除道宗防遏及總管差遣往來溫台明三州
之間初置此闕以便其私蓋直柔請也外人皆云宮禁
語言道宗永宗往往傳漏陛下意嚮無不知之必以語
直柔而直柔又以語司諫韓璜凡璜所言逆知事端巧

發微中者直柔道之也賴陛下英斷逐道宗永宗于外
伏望併黜直柔及璜以為臣子陰慝私邪之大戒時呂
頤浩秦檜皆忌直柔繇是二人卒俱罷 詔發運使置
司饒州 迪功郎陳剛中上書論今民力凋瘵國用匱
乏而冗食之官衆不急之務繁行在之局務可省併者
三分居一而州縣冗食尤可怪駭以月計之不知所費
緡錢幾何萬民之脂膏日以乾涸邦之財賦日以蠹耗
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願罷冗食去虛文以足邦用上

詔對改合入官所陳令三省措置

剛中改官在十一月壬子

言者

論浙西科斂之害以為均買度牒勸諭告官下戶貧民俱已困乏不支糴錢強令輸粟號曰均糴又別立一名曰借糴當此艱食方時大旱而官吏於常賦均糴之外復計頃畝以月科敷既均度牒矣又敷修城木木未及輸復敷麻皮又敷牛皮羊皮又敷糯米則農末之病殆不聊生將鬻田而償則孰肯受者將棄之而遁則質其妻孥錮其婢僕其它郡邑大抵類是上下相蒙名曰健

吏暴虐若此民其無所措手足矣若此等事雖非陛下之意然所以科敷者必以朝廷為名是利歸於貪吏而怨歸於陛下矣若今盜賊幾半天下豈天下之人皆跽之徒哉實三吳失業之良民不聊生之赤子也陛下試遣有司執一人而問之曰若何為盜其必有說也願詔重科敷之罪嚴貪墨之法指天誓日示以必行庶幾人心未叛天命未改疏入詔本路漕司究實聞奏 通直郎知瓊州虞況言近歲州縣之吏多賄敗者望自今命

官犯入已贓許人越訴其監司不即按治者重行黜責
從之沈錢塘人也 是日磔武義大夫閣門宣贊舍人
張琪于越州市

丙午起復寶文閣直學士權邦彥試戶部尚書呂頤浩
薦之也

丁未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鎮撫使陳規奏本鎮營屯田
畫一事件自中原失守諸重鎮多失惟規與羣盜屢戰
自楊進李孝忠孔彥威董平曹成馬友桑仲李橫之徒

皆不能犯由是德安獨存牢城卒方壽等嘗謀亂規方會食有告變者規捕而詰之間從謀者幾壽曰一城之軍公之左右皆是今夕舉事矣規命誅壽餘不問一府皆服時羣盜稍息規以境內多官田荒田乃倣古屯田之制命射士民兵分地耕墾其說以兵民不可並耕故使各處一方軍士所屯之田皆相其險隘立為保寨寇至則保聚捍禦無事則乘時田作其射士皆分半以耕屯田少增錢糧官給牛種收其租利有急則權罷之使

從軍凡民戶所營之田水田畝賦粳米一斗陸田賦麥
豆各伍升滿二年無欠輸給為永業流民自歸者以田
還之凡屯田事營田司兼行營田事府縣官兼行皆不
更置官吏條畫既具乃聞于朝詔嘉獎明年下其法於
鎮使之 朝散郎知邵武軍吳必明以失守待罪詔
降一官衝替令赴宣撫司軍前自效 承議郎知公安
縣孫倚以營田辦集遷二官用荆南歸峽荆門公安軍
鎮撫使解潛奏也

己酉詔福建制置使辛企宗聽宣撫司節制

庚戌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守本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侍御史沈與求既劾直柔罪詔下其章直柔乃求去遂有是命 承務郎鄧肅主管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 福建江西湖南宣撫使孟庾辭行庾請樞密

院計議官張致遠主管機宜文字致遠沙縣人先是謁告歸閩中還言賊勢方盛乞遣重兵致討故庾辟之

承議郎知鉛山縣姚舜恭言建賊范汝為等乍臣乍叛

首尾二年中間謝鸞葉棠施逵等三人皆以招安為職
反為賊計俾其固守巢穴辛企宗提兵本路經今及年
而企宗初不識汝為之面昨企宗全軍自南劍退往福
州止留李山一軍守禦邵武近汝為據建州破邵武軍
李山已來信州駐劄萬一賊兵果破福州則全閩皆賊
有矣契勘江南兩浙係與福建鄰境本縣正與崇安光
澤連接雖申信州遣發巡尉召募土豪分布把截然不
諳戰敵深慮不能捍禦伏望朝廷速賜分遣大兵專委

近上將帥從浦城崇安等處分路致討詔以付宣撫司
右武大夫宣州觀察使閻臯進秩二等錄饒州掩殺
張琪之功也將士受賞者四千四百八十有二人於是
武功大夫威州防禦使閻門宣贊舍人張俊以不策應
特貶一秩 是日荆湖廣西宣撫使吳敏始受命置司
柳州敏奏臣以十一月十七日恭受時降授右武大夫
除命置司治事庚戌十一日也
和州防禦使馬擴避地融州之仙溪敏即起擴為本司
都統制兼參議直秘閣范直方為參謀直方純仁孫也

擴之在仙溪也宣撫處置使張浚以貨幣招之且貽書曰上之待公不輕雖緣讒毀終必保全公荷上恩如此可不圖報乎擴以參贊軍事劉子羽在真定有隙不復往以書謝之至是始為敏用

辛亥陞康州為德慶府 尚書右司郎中方孟卿行右司諫 閤門宣贊舍人主管宿衛親兵李永志降一官落閤職令吏部與遠小監當差遣永志吳湛部曲也辛永宗用為中軍提舉事務侍御史沈與求論其同為姦

利使軍情不安故黜之 除名勒停人盧宗原叙承議

郎宗原宣和末以徽猷閣待制為江淮發運副使坐與

朱勔交通送肇慶府編管至是始復之

宗原已見建炎元年正月辛卯

壬子手詔內外侍從各舉所知三人限五日以聞舉得

其人當受上賞毋以先得罪于朝廷及蔡京王黼門人

為嫌先是上得陳襄薦司馬光等三十三人奏章大善

之故有是詔禮部侍郎李正民以為光等皆不合時宜

者由是上薄之

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臣誦周詩而知安天下之本觀孔子之言而得廣求人

材之要文王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武王之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成王之詩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蓋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故成周治效致兵寢刑措而國祚過八百年之永者本於此三詩而已孔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自昔論求材者多矣語簡而曲盡其要無過此一言者今太上皇帝詔曰方仰瞻雪恥不有多士真之周行則不能也此蓋深得文武成王為治之本詔又曰已雖賢不若薦賢之為愈因舉陳襄薦司馬光等三十三人疏章宣示羣臣使之各舉所知則與孔子之言若合符契於是聚精會神相與協成三十六年中興之治蓋本於此詔而已嗚呼大哉

翰林學士兼侍讀翟

汝文為學士承旨

新除吏部尚書盧法原依前徽猷

閣直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法原自成都召還道梗

不能赴從所請也

熊克小歷建炎四年五月法原除吏部尚書不及供職改知夔州誤也法

原明年十二月始以張浚奏就差知夔州此時韓廸為夔帥克不詳考耳

詔天章閣祖宗

神御二十四位權於臨安府院奉安朔望節序酌獻共

饗一分而已

此據會要增入三年二月己亥復舊

癸丑秘書省校書郎林待聘守尚書司封員外郎待聘

嘗言原廟之在郡國有漢故事而太廟神主禮宜在都

今新邑未奠宜考古師行載主之義還之行闕以彰聖

孝 閣門宣贊舍人韓世良為神武中軍右部統領官

兼主管宿衛親兵

世良初見今年十月壬申

中奉大夫張純提轄

權貨務都茶場統省吏也呂頤浩更張鹽法故引魏伯

芻蕘例而命之朝奉郎知南劍州張翥為福建路轉

運判官翥未行會范汝為之將忠翊郎葉徹引衆來犯

時武德郎制置司統制官任士安駐軍城西不力戰翥

獨率州兵拒敵徹中流矢死翥知士安方懼無功即函

徹首與之州兵皆憤翥曰賊必再至非與大軍合力不

能破也未幾徹二子引衆聲言復父讎縞素來攻於是

士安與州兵偕戰大敗之汝為稍挫鬻侯官人士安本
范瓊部曲有衆數千瓊誅改隸御營司辛企宗因以為
將

乙卯紹興府奏百姓路榮失火罪狀上曰此災不細恐
是天戒不專為榮罪止杖遣足矣

丙辰侍御史沈與求論起復福建等路宣撫司隨軍轉
運副使陳杓貪污剝尅不可用詔孟庾韓世忠別辟能
臣代之呂頤浩秦檜因言與求前論宗尹近擊直柔頗

為稱職上曰論宗尹固當然在今日能破直柔黨與尤
非小補 尚書禮部侍郎李正民罷為徽猷閣待制知
吉州 詔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曹成以所部赴行在
命張浚遣使持詔書往攸縣就賜之時朝奉大夫提舉
江西茶鹽公事侯懋言成今據衡山上流控扼要害毒
流三千里莫之誰何馬友見與李宏潰卒合為一軍雖
駐兵在潭然素畏曹成昔成在鄂友自漢陽移軍潭衡
以避之其忌成可知矣臣料賊意若成由衡山順流而

下友必棄潭而東入江西蓋前有孔彥舟之隙後逼曹成西拒劉忠萬一勢窮力盡則必歸曹成而攻江西矣聞友近招人買馬打造兵器度其狡獪之心觀望向背止在今春朝廷若不早作措置則江西諸郡恐非朝廷有江西失則二廣危矣詔付宣撫司懋潭州人也

懋奏下在

庚申今併書之

丁巳日南至命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王綯祀昊天上帝于告成觀初復舊禮也

己未命吏部侍郎兼權侍讀李光往臨安府節制本府
內外見屯諸軍及兼權戶部侍郎總領臨安府應干錢
糧卸納綱運及修繕移蹕事務 詔武經大夫東南第

十副將辛璋處斬先是福建安撫使程邁遣璋以所部
屯古田縣璋逗遛不行邁奏免之璋集麾下持兵見邁
請留既而亡去邁言於朝有司迹璋于海鹽縣捕誅之
辛酉詔諭福建州縣以彌盜罷兵與民休息之意 承
奉郎樞密院編修官楊愿從事郎李誼並充樞密院計

議官

誼初見建炎二年九月

遣大理少卿錢稔往浙西路催促

見楚公事稔請因便密行體訪民間利病許之 偽齊

秦鳳經略使郭振以數千騎掠白石鎮武節大夫閤門

宣贊舍人宣撫司選鋒將王彥與熙河統制官關師古

併兵禦之賊兵大敗振為官軍所獲遂復秦州張浚承

制以彥為康州刺史彥上黨人也

明年九月丁丑奏至

壬戌監察御史劉一止言伏見尚書六曹下逮百司凡

所用法令初無畫一之論類以人吏省記便為予奪蓋

法令具在姦吏猶得舞之今乃一切聽其省記顧欺弊何所不有欲與則呈與例欲奪則呈奪例或與或奪在其牙頰其患可勝言哉陛下聖明灼見此弊嘗降處分令左右司郎官以其省記之文刊定頒行然左右司職事號為最繁竊恐於此不能專一無由速成伏望改差詳定一司敕令所立限刊定鏤板頒降內吏部條法最為急務乞責近限先次施行庶幾杜絕姦吏弄法受賕之弊詔如其請吏部法限一月餘限一季成書既而廣

東轉運司以元祐吏部法來上乃命參以七司所省記
元豐至紹興條例參酌修立再踰年而後成云 是日
曹成犯安仁縣執湖東安撫使向子諲初成既叱攸縣
而子諲兵不滿萬駐司于衡之安仁遣使招成成亦聽
命子諲乃檄成權本司都統制而命諸將韓京以一軍
西守衡陽吳錫以一軍南定宜章賊徒逡巡不敢南向
者百有餘日上江諸郡遂得以獲既而援兵不至成忿
子諲扼已即擁衆而南子諲遣從事郎權安撫司幹辦

公事何彥猷迪功郎隨軍錢糧官張節夫見成計事遇于途二人皆遁去子諲率親兵與成相拒自午至申官軍悉潰子諲度不可遏單騎入成軍諭以國家威靈成不服遂掠安仁縣進攻道州執子諲寘軍中而去節夫安陽人也 金房鎮撫使王彥斬中軍統制官趙橫統領官門璋彥既敗李忠凱歌而歸大賞將士待橫如初終不言豐里之敗橫亦不疑至是忽會諸將于毬場酒四行叱橫使起數其豐里不策應之罪併璋斬之復飲

數行而歸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元年十有二月甲子朔知樞密院事宣撫處置使
張浚言今年二月於階成州駐兵與金人相持聞潼川
府路有偽造檄書稱平蜀大將軍不顯姓名指斥宗廟
搖動吏民臣移師利閭之間密切採訪據知潼州府宇
文粹中稱本府吏民乞用曲端充統制官等緣端跋扈

之迹顯著臣受陛下重寄豈有主兵之官却用藩府薦
用萬一事出於意外臣將何辭以報朝廷已送端恭州
置獄推治外四川見今前執政侍從等官在職慮與臣
議論不同別有奏陳乞賜下照詔已覽來章令三省劄

浚照會時端已為浚所殺而朝廷未知也

併著此以見
端之死所坐

無名故浚之
詞支離也

詔直徽猷閣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黃叔

教文學史事皆有可觀恬退之節士夫推重可除給事
中令所在以禮敦遣赴行在 龍圖閣學士提舉江州

太平觀路允迪守本職致仕允迪以前執政告老不進官非故事也

乙丑太常少卿趙子畫權尚書禮部侍郎本朝以公族為從官自子畫始 朝散郎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程瑀試太常少卿秦檜引之也 降授朝奉大夫主管

臨安府洞霄宮曾班除名勒停雷州編管以右司諫方孟卿論其在秦州植旗降敵上書秦州已授拜大金國八字且行移斥御名也班兄弟顯謨閣直學士楸顯謨

閣待制開乞納官以贖班之罪上不許 太中大夫吳

敏充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敏初除湖廣宣

撫使以祖母年高力丐免未報敏受命置司柳州時寇

盜充斥敏方鳩兵選將未能出師而呂頤浩檢會敏丐

祠之章故有是命敏至司才十六日也

熊克小歷吳敏不能制賊為言

者所論而罷降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與日歷所書不同當考

國學進士上官孔

明上書論范汝為猖獗之狀且言為范賊之策有三直

擣廣南盤據要地疲用王師使苦嵐瘴歲月莫能下此

上策也引衆直前據福州城食城中粟北守壯嶺南斷
浮橋備河口舟阻古田險坐困王師此中策也不度智
力迎敵王師此下策也臣今料之彼必出下策然福建
之地平原曠野率皆磽确民利於步戰而王師長於車
騎便於長戟利於弓弩地有所宜戰非所利謂宜永嘉
航海直至福建秣馬厲兵張皇聲勢募福建之民以攻
福建之賊詔付宣撫司孔明邵武人也

丙寅詔依祖宗故事復置樞密都承旨以兩制為之如

未曾任侍從之人即依權侍郎法 詔應販私茶鹽並
不用蔭原赦 樞密直學士知遂寧府席貢上遺表贈
光祿大夫後謚襄榮

丁卯吏部侍郎李光請復東南諸郡湖田詔戶工部取
會奏聞初明越州鑑湖白馬竹溪廣德等十三湖自唐
長慶中創立湖水高於田田又高於海旱澇則遞相輸
放其利甚博自宣政間樓异守明王仲疑守越皆內交
權臣專事應奉於是悉廢二郡陂湖以為田其租米悉

屬御前民失水利而官失省稅不可勝計

王明清揮麈錄餘話云王

仲蕤守會稽頗著績效如乾湖為田導水入海是也按二郡湖田其租悉屬御前重和元年二月甲子詔鑑湖田租以備繕修原廟之須不許他司奏請他皆類此上虞一縣考究自宣和元年至建炎四年湖田凡得米三萬三千餘斛入御前而約放省稅米十四萬六千餘斛民間所失不在焉其本亦如此明清所云未免誤矣

光奏請復之既而上虞縣令趙不搖以為便

不搖申到
在明年三

月庚申遂廢餘姚上虞二縣湖田而他未及也

宣撫處

置使張浚言已封永康軍普德廟神為昭惠靈顯王漢右將軍張飛為忠顯王詔依已行事理普德神秦蜀守

李冰次子也宣和間改封真人至是浚言神比託夢兆欲掃妖兇患無兵印又言閬州有死卒復甦稱飛與關羽分兵境上推拒強敵故封之

己己秘書少監傅崧卿權尚書吏部侍郎充淮東宣諭使且賜諸州守臣銀合茶藥仍命崧卿體訪民間利病來上

庚午手詔閩賊范汝為嘯聚日久反覆變詐害吾良民比再遣帥盡行剪戮重念軍旅暴露轉輸勞煩皆朕不

德之所致也王師到日其諸徒衆能執汝為請命者當受重賞自餘咸赦除之可令宣撫司多出榜示及箭射蠟彈入賊中使明知朕意

辛未呂頤浩奏乞通京東河北商賈先是劉豫置榷場通南北之貨頤浩以為便乃奏行之 責授海州團練

副使孟揚責授黃州團練副使孟揆並放令逐便先是揚父責授昭信軍節度副使昌齡既卒於封州而揚揆猶在嶺南朝議以其蠹國害民累赦不宥昌齡妻東平

郡夫人靳氏以昭慈近屬訴於朝乃許自便昌齡開封人宣政間與二子繼任水衡昌齡仕至保和殿大學士楊揆昏光祿大夫靖康初坐姦賊廢宣撫處置使張浚承制以閤門宣贊舍人知興州同統領秦鳳等路軍馬李師顏知成州閤門宣贊舍人利州路第三將柴斌知興州金之陷陝西也師顏為耀州守獨率所部來歸其家屬皆為金所得金人服其忠義遣其弟師文招之師顏不顧師文卒為所害由是浚擢用之

師顏事以紹興三十年三

月壬辰富元
衡所奏增入

夜行在紹興府火

壬申言者論今日為百姓甚害者無如科配一事州縣
比年以來於常賦之外別立一項軍期科配一歲之間
一户至五七次臣竊謂與其許科配不若專責常賦與
其放逋欠不若嚴禁敷率今稅租免役和買及關征權
酌之利別無失陷則軍事所需何容不足伏望特降睿
旨今後除依法催科以備軍期外自餘非泛科配一切
停罷詔戶部勘當戶部侍郎柳約言遇災傷及經兵破

難以不放逋欠外若實因軍期須索亦有許收量添酒
錢應副或因軍期所需多科其數別作支用昨降旨以
自盜賊論官竄嶺表望依累降指揮施行從之時議者
又言朝廷之上喜徇祖宗愛民之良法而諱言今日科
歛之大害如早稻未熟而借冬苗春蠶未畢而催和買
富民鬻田舍下戶質子女顧天不聞誠宜嗟憫伏望明
詔大臣繼自今勿以科歛為諱而特如條畫申救監司
謹其拋降之名俾不得加數掊克因事漁利則四方之

民凡有征求莫不樂輸而無怨矣疏奏詔檢會五月已

未指揮申嚴行下

後奏在此月甲戌今聯書之明年正月陳汝錫謫官恐緣此事

左

朝奉郎葉夏卿直秘閣知饒州時江東羣盜方熾故選用之既而言者論夏卿通守洪都以城投拜命遂寢

甲戌詔江東安撫大使司統制官郝最顏孝恭以所部四千往建昌軍討賊權聽守臣朱芾節制先是建昌之石陂寨軍賊丁喜饒青聚衆為亂提刑司檄土居宣教郎蔡延世會安撫大使司都統制閻臯擊之官軍失利

至是李敦仁復犯虔化縣閤門祇候權縣事劉僅與戰為所敗言者慮二寇相合故命芾討之最孝恭時駐軍鄱陽就遣之也

乙亥淮康軍承宣使神武副軍都統制福建制置使辛企宗追三官令統所部赴宣撫司軍前自效坐擁兵逗遛為御史所劾故有是命 初詔內外侍從官舉縣令中書記名以次除授而言者以為所舉多親舊或罪累礙於銓選之人乃命吏部參考其負罪礙格之人並罷

仍坐所舉官 詔立賞錢千緡有妄言火災者許人告捕從軍法時都人訛言太史局奏是月望復有火災故禁之

丁丑手詔畧曰比緣國難盜起未息者蓋姦賊之吏無卹民意及煩王師而軍需不免又取於民因循展轉日甚一日欲民不為盜不可得也可將建炎三年以前積欠除形勢戶及公人外一切蠲除如州縣不奉詔及監司迫脅州縣巧作催科者並除名令御史臺糾察多出

黃榜曉諭又詔三省備坐祖宗朝真決賊吏舊制鏤板行下自今有犯依法行遣仍籍沒家財上以軍興民困

吏緣為姦故盜賊蜂起乃下此詔焉

朱勝非秀水閑居錄云范宗尹為相

踰年南宋沈與求論其過惡二十事而賊墨居其四焉於是罷相宮祠彈疏既傳無不駭愕繼有詔旨官吏犯賊依祖宗舊典誅戮仍籍其家因宗尹也按宗尹罷相非因與求論列前已辯之此詔恐非因宗尹特勝非惡之之辭今不取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神武右副軍統制岳

飛為神武副軍都統制仍以所部屯洪州時飛遣本軍主管文字秉義郎高澤民至紹興而澤民其甥壻也乃

詐為飛狀乞都統制或摠管職事故有是命飛惶恐自
辯詔諭以出自上意仍鑄印賜之 詔浙西安撫大使

兼揚楚等州宣撫使劉光世防遏金人招安盜賊保護
浙西一路厥功懋焉可特與恩澤三資奏補本宗或異

姓有服親 戶部侍郎柳約言軍興科需百出望官戶

名田過制者與編戶均一科敷從之

明年正月
丁巳不行

是日

曹成至道州守臣直秘閣向子恣聞之恣城中官軍得
百有二十五人俾之迎敵又遣使招之兵行三十里與

成遇士皆驚逸成自東門入子恣從西門跳奔獲免成

遂據道州

戊寅以彗出會稽許臣民實封言事

按此手詔甚詳而日歷不載蓋失之

詔行在職事官人添職錢十千

日歷十二月十五日沈與求除龍圖閣學

士宮祠賈安宅工部侍郎胡松年給事中黃龜年起居舍人按此皆紹興二年十二月事史蓋誤也又於此日書右諫議大夫徐俯上殿按俯明年春方除諫官又書遣駕部員外郎李愿充川陝撫諭按愿明年四月方以國子監丞被命入蜀迎祁王史皆誤也周必大序駕部題名亦繫於今年十二月同此一誤今並不取

庚辰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制置山東忠義軍馬范温

遣參議李植來獻捷詔以溫為武功大夫忠州刺史仍
命聽樞密院節制 是日桑仲遣兵攻復州守臣修武
郎祖通棄城走

辛巳復置廣西茶鹽司舊淮南鹽息歲收八百萬緡自
軍興淮南道梗許通廣鹽於江湖諸路而二年半入納
才七十萬緡至是江湖鹽價每斤為七八百錢議者以
為利厚而冒販者多故復置官提舉戶部侍郎柳約復
請增諸路酒錢上等每石二千下等一千其半令提刑

司樁管餘備軍費從之

去年十一月辛亥增至此又增

詔武翼大夫

閻門宣贊舍人知海州薛安靖朝散郎通判州事李彙

並赴行在令揚楚等州宣撫使劉光世遣將統兵戍守

安靖本劉錫屬官彙嘗為沙河簿在滄州結約南歸會

劉豫使守海州至郡踰年遂誘率簽軍蓋諫等殺金人

所命沂南淮北都巡檢使王企中及偽齊之戍守者率

軍民以城來歸尋以安靖為浙西兵馬副鈐轄賜彙同

進士出身簽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

安靖等除官日歷不見據

明年三月四日安靖等申明東海軍戍
兵狀增入彙以二年二月乙丑賜出身

武翼郎單德

忠充樞密院準備將領以所部三千人自為一軍以其
忠節顯著也詔戶部給銀五萬兩付温州為福建等路
宣撫司大軍家屬錢糧之用以添差兩浙轉運使盧知
原有請也先是宣撫使孟庾摠大軍道由温州守臣龍
圖閣待制洪擬趣使赴援庾怒於饋餉外命擬亟攜師
攜已即行擬歸未及州治軍人已塞滿庭下沟沟且不
測擬即借封樁錢用之事已自劾詔書獎其知變賊平

庾上其勞加秩一等

擬轉官在明年十一月癸未蓋因宣撫司保奏也

偽齊

汴京留守劉益遣父老史平僧錄德真道錄王從問奉表請劉豫遷都是日豫下偽詔曰汴京實四方之上游名區輿壤為天下最今所宜都無以易此而重念遷都重事未嘗輕議既而寇盜衰息強梗還歸關輔混同人漸寧謚宅中而據會要因舊以建新邦乃其時矣朕志已定朝論僉協將戒嚴而順動宜先事以示期誕布詔音賈孚羣聽已定明年春末遷都於汴凡爾遐邇宜知

朕意豫又以偽權尚書左丞張昂權門下侍郎權尚書
右丞張東為左丞中書舍人直學士院范恭蕙權右丞
先是監察御史婁寅亮即陳宗社大計尚書右僕射秦
檜以寅亮富直柔所薦惡之使言者論寅亮宣和中父
死於賊匿不舉喪壬午詔大理寺劾治

甲申右司諫方孟卿言祖宗故事諫官置局於後省號
為兩省官蓋兩省朝廷政令所自出祖宗以諫官居之
不無深意今行在諫院許於皇城内建置未有定處望

令依舊隨省置局詔諫院許於行在所都堂相近置局
尚書吏部郎中孫近充秘閣修撰提點兩浙東路刑
獄公事

乙酉秘書丞劉大中為尚書吏部員外郎

丙戌詔大理寺且留紹興府俟勘斷見禁公事盡絕赴
行在 詔入內侍省應官司取索文字依舊例更不
回報後又詔內侍省准此

此以二年二月十七日內侍省狀增入

丁亥言者請贓吏當死者勿貸上曰朕本心欲專尚德

化顧賊吏害民有不得已者然亦豈忍遽置搢紳於死地如前詔杖遣足矣武經郎閤門宣贊舍人潘永思追一官坐為人市恩澤也先是大理推治偽告事連永思上曰永思雖戚里既有過安可廢法乃命罷職就逮右司諫方孟卿言比年大兵所過肆為擄掠甚於盜賊望賜告戒詔自今出師毋得秋毫騷擾樞密院察大將大將已下遞察犯者並行軍法

戊子知樞密院事宣撫處置使張浚奏和尚原勦殺金

人先是浚徙治閬州徽猷閣待制參議軍事劉子羽請獨留河池調護諸將以通內外聲援浚許之是日呂頤浩等進呈浚奏劄言浚今居閬中為水運以給西軍上曰朕料浚必能立功秦檜因奏去年臣初至行朝論浚者紛紛甚可嘆駭賴陛下保全得以安跡萬一有功寔賴陛下知人善任使不惑浮言之效上因備論天下事有利必有害但害少而利多皆所可為若聽浮言則事將俱廢且如前年航海一枝之外便皆為不測使惑於

浮言逡巡不決豈不敗事願浩檜出至省府未食捷奏
至上大喜

己丑制授起復明州觀察使陝西諸路都統制兼知秦
州吳玠鎮西軍節度使從張浚請也仍遣中使任充持
旌節官告賜玠尚書右司員外郎江躋為殿中侍御
史初上既褒錄符祐黨人而其子孫陳乞推恩者吏
部猶會刑寺有無過失議者言勅書既稱以忠為罪望
悉除落過名以正名實從之詔襄鄧鎮撫使桑仲金

房鎮撫使王彥釋怨體國不得自相侵擾初仲雖受命然猶恃兵衆再圖取金州是冬以其衆分三道一攻住口關一出馬郎嶺一擣洵陽縣使其副都統制武節大夫榮州刺史李橫統之前軍去金州三十里彥曰賊兵以我為寡故寇三道以離吾之勢今吾破其堅則脆者自走矣時賊之大兵在馬郎嶺北彥遣統制焦文通禦住口關而自以親兵營馬郎嶺與之對壘幾月大戰凡六日賊大奔潰彥縱兵追擊均州平

仲寇金州據彥行狀在今冬不得月

日按史降旨令二人釋怨在此月己丑故遂聯書之曹筠撰陳規行狀云都督張公入蜀桑仲遣兵躡其後為王彥所敗即日遣郢州兵欲謀蜀公遣人諭霍明母附仲仲怒挾數百騎來郢州為明所殺按浚以建炎三年冬入蜀去此已久仲不應躡其後若以為浚入援時則其還秦州在建炎四年三月至此亦已踰年筠所云誤也仲追郢兵及被殺皆在明年已刪潤附見庶不抵牾

仲承制加橫榮州團練使

日歷明年四月戊寅桑仲奏李橫近緣再立功効已便宜加榮州團練使有旨李橫特與轉團練使依前武節大夫按橫自此未嘗出兵故且附於犯金州之後俟考

庚寅詔存恤張孝純鄭億年李鄴家屬命所在州根刷期已上親赴行在候到取旨遷擢以其用事於偽齊故

也

辛卯尚書考功員外郎潘良貴守左司員外郎

壬辰詔自今春試選人及京官初出官人銓試如故事

後不果試

明年正月丙申依例免試

明年秋乃克行之

是月賜陳東家錢五十萬 詔以冬寒命有司賑給行在紹興府居民不能自存者其後移臨安亦如此例

是歲宗室善淵賜名者二人 初命戶部降本下江浙

湖南和糴米以助軍儲

十八年閏八月可參考

靜海軍節度觀

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守司空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安南都護上柱國南平王李乾德薨子陽
煥立乾德在位四十五年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一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二年

歲次壬子金太宗晟天會十年偽齊劉豫阜昌三年

春正月癸巳朔上

在紹興是日從官已下先發以將還浙西也

甲午詔自今科場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令

幹辦內東門司李珂衛茂實提點紹興府留住六宮事務
徵猷閣待制致仕王昇卒昇建德人事親至孝建

中靖國初以經明行修授官事上皇為明堂司常卒年

八十一

乙未詔諸路死罪囚應讞者道路已通處依舊法奏案未通處許酌情減降如舊以三省言今道路稍通若令

一例減降慮生姦弊故也

五年正月壬子復奏案 中

順浩曰賊吏侵漁不可不禁然州縣官依條格合得請給宜按月支與使之食足然後可以養廉隅上曰然輔臣因進呈諸路公使庫支給外縣官供給條格詔申明行下臣留正等曰富而後教聖人之心也衣食足知榮辱衆人之情也今使仰事俯育且不給而欲以刑法毆之於禮義教化之不克成宜哉太上皇帝將大治賊吏

則先足其供給誠得事理之序比年以來州郡經費不支屬吏之奉有至數月不給者天下賢人少而庸人多方責其廉而勢或使之鮮廉誠不可以不察也

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言謀

報金主死尼瑪哈已立劉豫率官僚舉哀見合兵謀取壽春詔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和州無為軍鎮撫使趙霖措置防備

丙申故奉議郎贈直祕閣楊邦乂加贈朝奉大夫為立祠名褒忠以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言其忠節也

五年四月

再贈承事郎劉默除名特送饒州編管默知天台縣訟

守臣晁公為之過范宗尹呂頤浩互庇之公為才免官而默坐違法科敷及饋送過客屬吏至是獄成遂有是命 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副使韓世忠圍建州先是世忠師行至福州守臣程邁以賊方銳欲世忠少留以俟元夕世忠笑曰吾以元夕凱旋見公矣師次延平劍潭湍險賊焚橋以拒王師世忠單馬先浮以濟師遂濟距建寧百里許范汝為已伐木埋竹及布鐵蒺藜開陷馬坑以扼諸要路世忠乃偃兵自間道急趨鳳凰山是日

旦至城下遂圍之

戊戌祕閣修撰知紹興府陳汝錫責授汝州團練副使
漳州安置先是手詔因軍期所須索之物令州縣以印

榜實數科理毋得多取於民

事見元年六月

汝錫受詔不行之

屬邑侍御史沈與求劾之下臺獄法寺當汝錫私罪杖
該恩原免右僕射秦檜惡汝錫特有是命 資政殿學

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張守知紹興府 宣撫處置使

司書寫奏報文字進士張榘為右承務郎榘浚之從子

也

辛丑昭慈獻烈皇后几筵進發上詣禁中焚香 朝散

大夫分司西京劉珏卒于梧州

熊克小歷珏以提舉太平觀卒按珏此時未落

分司閏月丙辰方追復元官

訃聞官其二子後又追復龍圖閣學士

是日韓世忠收建州初范汝為既被圍固守不下世忠以天橋對樓雲梯火砲等急擊之凡六日賊衆稍怠夜官軍梯而上城遂破賊衆死者萬餘生擒其將張雄等五百餘人汝為竄回源洞中自焚死其將葉諒以所

部犯邵武軍世忠擊斬之餘衆悉平初世忠疑城中人皆附賊欲盡殺之資政殿大學士李綱時在福州見世忠曰建州百姓多無辜世忠受教及城破世忠令軍人悉駐城上毋得下植旗於城之三隅令士民自相別農者給牛種使耕商賈者弛征禁為賊脅從者汰遣獨取其附賊者誅之由是多所全活及師還父老請祠之世忠曰活爾曹者李相公也

壬寅上御舟發紹興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中軍統制

巨師古以其軍從留右軍統制官劉寶收後以吏部侍郎李彌大權知紹興府節制內外軍馬時百司先渡江扈衛者獨執政與給事中直學士院胡交修中書舍人程俱侍御史沈與求而已晚執政登御舟奏事上至錢清堰乘馬而行是日湖東安撫使向子諲自曹成軍中歸藍山縣初成既入道州會樞密院遣幹辦官左鼎持詔書諭成俾散遣江淮等路民兵獨與堪出戰人赴行在聽張俊節制其徒為盜久憚俊嚴明不聽命湖廣

宣撫使吳敏時在桂州以兵力微未能進新中書舍人胡安國遺書於敏以謂帥臣見執而方伯不能治此方伯之耻不知策將安出願速遣前軍進由昭賀以通春陵北檄韓京自衡移永東檄吳錫巖兵宜章而親總中軍急渡嶺而北下臨清湘據三湖上流之地然後詰問曹成擅移屯所與執帥臣之罪就檄子諲赴軍前議事若其悔罪自新則與之招安不然斷而討之勝負可決若復延久必生內變矧迫東作之期民失耕種不待接

又已投於溝壑矣敏然其言而不能用先是宣撫司都
統制兼參議馬擴嘗駐軍大名為成所服乃遣小校張
布持敏檄諭成成許受招始釋子諲且令準備將魏憲
遺擴書略云欲得相公指差一處參謀官范直方曰成
不必招可促之使赴行在擴曰彼既不願遠出萬一促
之是使散而為亂也不若藉以為用敏不能決擴獻書
于敏請提軍親至道州入成軍中撫定分撥選強壯以
隸五軍進兵長沙制服馬友正二月中可以就緒不然

失此機會不惟湖湘重困師老財殫無以善後矣敏弗聽後數日擴為詩獻敏曰未敢此時非趙括已愁他日類田豐遂辭職徑歸融州敏遣騎追之弗及成聞擴去又數日敏祠命亦至成遂復為亂朝廷聞子諲為成所執詔子諲提舉江州太平觀便居以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權湖東安撫使將所部往潭州而子諲已出矣

子諲

得祠在正月乙卯飛權帥事日歷不書今以三月甲午江西安撫大使司奏狀所云增入

甲辰上次蕭山縣顧見帷幙華煥問輔臣得無擾民乎

輔臣奏聞之縣令劉皞民盡出庫金上曰斂不及民為善

丙午上至臨安

播芳大全集趙德莊賀車駕回鑾起居表皇威烜赫方望幸於中原聖孝寅恭

暫歸承於清廟民有雲霓之慶師無霜露之勞恭惟皇帝陛下開濟艱難圖回久大尚勤寶儉來天佑於清躬惡殺好生養國祚之元氣昌期將啟強敵自平時乘六龍淮海風動日闢百里豪傑景從適莖祝以言還因薦勲而飲至格于藝祖聊收虞守之常作戎上京終復漢家之舊臣義均國體喜若己功替索坐踈雖媿甘泉之從衣冠未挂猶瞻清渭之朝曹橘林集代嚴州賀回鑾表大巡六師坐底妖氛之靜外薄四海欣聆法駕之旋宗社咸安君臣相慶帥恭惟皇帝陛下道侔天地功顯祖宗能化本於至誠神武歸於不殺強鄰自殞靡勞

彎捷覽之弓巨冠就屠必有假李兒之手乃眷雲屯之
旅方馳月捷之書往撫爾勞温挾忘寒之纒有激其勇
爭揮却暮之戈遂使聞風鶴猶驚晉師固已取鯨鯢而
為京觀商政由舊而我衣大定徐方不回而王曰還歸
禁籟生春旂常動色臣職拘守壘躬阻迎鑾朝隨葵影
之傾夜喜旄頭之落功成惟斷願獻平淮西之碑復不
逾時請詠刻浯溪之頌張孝祥于湖集代方務得賀
回鑾表靈鋒電掃穢厥渠魁輿衛天旋格于藝祖神人
歡喜華夏奠安鄒恭惟皇帝陛下仁配乾坤恩兼南北
始結琬圭之好欲齊民均蹈於泰和茲親草路之征乃
強敵自干於皇略逮訖鯢鯨之戮亟傳龍駕之歸萬里
提封將復漢圖之舊百重陸載新吳會之朝臣屬奉
清閑獲瞻粹穆邊庭賤守莫陪飲
至之觴馳道告行暫止前驅之蹕

戊申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蘇易乞以奉化縣界把截

所轉一官於階官上收使許之自政和初改官名以郎大夫易正副使由是武功大夫率徑遷橫行至是橫行凡數百千人中書舍人程俱力論其不可且謂祖宗之制自閣門副使至內客省使為橫行不係磨勘遷轉之列蓋橫行職事親近人主恩數多類從官以元豐三年班簿考之橫行共二十二人如种諤韓存寶劉昌祚姚麟之徒皆一時名將故元豐官制武臣獨依舊不以寄祿官易之蓋有深意今文臣之為庶官者率不過中大

夫而武臣乃遷橫行此何理也望自今非軍功勿遷從

之

熊克小歷載此事於元年九月未實蓋不知其月日故附俱初除舍人之月也日歷自有本月日今從之

己酉集英殿修撰知臨安府席益移知衢州從所請也

直龍圖閣江淮發運副使宋輝知臨安府

臨安府題名正月十八日

宋輝自龍圖閣陞秘閣修撰蓋誤輝除秘撰在今年五月乙丑

尚書左司郎中姚舜明

直龍圖閣充江淮發運副使

庚戌詔偽造券榜人並行軍法時諸軍偽造者多故倉

部員外郎成大亨以為請

壬子侍御史沈與求遷御史中丞時禁衛寡弱兵權不在朝廷與求言陛下移蹕東南將圖恢復之舉先務之急宜莫如兵漢有南北軍唐自府兵曠騎之法既壞猶內有神策諸衛外有諸鎮之兵上下相維使無偏重之勢其意遠矣今圖大舉而兵權不在朝廷雖有樞密院及三省兵房尚書兵部但奉行文書而已願詔大臣講求利害而舉行之使人情不駭而兵政益修助成經理中興之志

熊克小歷於此書與求上屯田集議按屯田集議乃去年上已具本月日

初建

昌軍石陂寨卒丁喜饒青等為亂聚眾數千人而蘆溪寨土兵楊招與鄉民乘之縱掠喜尋死其徒姚達代領其眾上命徽猷閣待制新知宣州劉洪道督統制官崔邦弼等往捕至是劉洪道請濟師乃詔統制官韓世清自宣州遣兵二千時奉議郎知貴溪縣符建中亦遣舉人劉銳往說諭土兵眾皆聽命詔官其首餘眾分隸信州諸軍

癸丑左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宣撫處置使張浚加檢校

少保定國軍節度使賞和尚原之捷也

浚初除左通奉大夫未拜故自

左中大夫除

詔招信縣復隸泗州

朝奉郎杜欽智知舒

州初李捧既受招其徒路進以所部數千人渡淮而北進犯舒州守臣武節郎李鑄無兵不能守棄城遁知池州王進遣兵擊破之進與其徒遁去居太湖縣之司空山事聞故有是命欽智尋卒江西安撫大使李回以准備將領武經郎武糾代之進尋為糾所殺其黨李通率

衆作亂

乙卯詔臨安諸門權勿稅柴薪油麵等物

丙辰右奉直大夫主管亳州明道宮徐俯試右諫議大

夫

俯初見建炎元年三月丁酉

俯之母黃庭堅從妹也避亂抵昭州

上始因閱庭堅文集見其名而胡直孺在經筵稱其行義文采汪藻在翰苑又薦之上賜呂頤浩手詔曰朕比觀黃庭堅集稱道其甥徐俯師川者聞其人在靖康中立節可嘉今致仕已久想不復存可贈右諫議大夫或尚在即以此官名之頤浩奏俯避地廣中乃詔俯文學

行義有聞於時除右諫議大夫赴行在俯入朝未數月

遂執政或曰內侍鄭諶與俯游於江西重其詩文至是

力薦於上

御劄史不載王明清云嘗於呂氏見之鄭諶事以趙姓之遺史增入時人多有是言今年

二月甲申四年五月甲戌所書可參考

詔見任郎官自建炎已來未經

上殿者並引對吏部侍郎李光言方艱難之時朝廷廣

收人材兼收議論郎官最號高選其間豈無豪傑之士

可備大用乃不令一覲清光廉退之士固難於自進故

有是旨

統制張俊被旨揀放邵青單德忠李捧三盜部曲青等有衆二萬三千其疲老不任披帶者皆釋之所存七千

而已如上所料

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世傳漢高帝豫知吳王濞五十年後必反謂狀有反相

可知也至於五十年之說非通於數者不能蓋不然且其知三傑料陳平期周勃之安劉氏此豈數之能及哉大抵帝王之與其睿智絕人太上皇料降卒可用之數妙於蕃龜其張良所謂沛公殆天授者歟

皇城

司更造入禁衛宮殿皇城門號四等歲一易之

勅入禁衛三千

道黃綾八角入殿門二千道黃絹方入宮門八千道黃絹圓入皇城門三千道黃絹長三年十一月壬申更宮門號以緋紅絹方皇城門以緋紅絹圓自後不復易

是日宣州火先是閣門宣

贊舍人韓世清自淮西以所部五千戍宣城世清招納
亡命萬餘歲費縣官錢十萬緡米十八萬斛朝論恐其
為變會州人有傅世清軍中欲縱火擄掠民財者逮火
作世清往來禪壓城中乃定守臣李彥卿新除刑部郎
中未上密遣監稅趙令吉告于朝呂頤浩遂有殺世清
之議彥卿尋卒

戊午三衙奏定臨安府左右廂巡為百有十五舖用卒
六百七十三人三衙及本府兵各居其半

二十二年十月
己卯又增

為百有五十鋪

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王絢提舉

臨安府洞霄宮從所請也絢在經筵凡兩歲力請外祠

而有是命 詔自今停藏接引私鹽並與犯人一等科

罪用浙西提舉茶鹽梁汝嘉請也

此以紹興三年三月八日淮東提監郭楫

劄子
修入

已未詔修臨安城之頽圯者以修內司所集湖秀等五

州役卒就築之 詔商販茶鹽並許經由海道出入以

運河阻淺故也

庚申詔發運使湯東野往建康收簇江東西路上供歲額米斛 樞密院將領徐文有衆二千餘命神武中軍統制巨師古蒞棟之仍詔文及李捧邵青單德忠趙延壽等所部兵並專聽樞密院節制

辛酉遣入內東頭供奉官睿思殿祗候任源往張浚軍前撫問源請金字牌以招收所過羣盜上許之言者奏自崇寧以來宦官握兵馴致禍變天下之人言之切齒今來源所經去處就使偶有盜賊止當移文所屬措置

勿致稽留使命足矣而乃欲以招安自任然則羣盜肯聽之乎又况挾招賊之名開握兵之漸事有幾微不可不慮乃詔源遇有賊盜將金字牌旂給付守臣招安

後旨

在二月庚午

左武大夫棣州刺史馬欽特遷橫行遙郡二

官錄招降邵青之勞也

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楊勅

以所部四千屯吉州恣橫不法建武軍節度使江西兵馬副總管楊惟忠欲圖之乃與勅叙同姓之歡邀勅會飲伏兵誅之遂并其兵尋進惟忠軍職一等勅自建炎

中為盜踐蹂福建湖南諸州及是乃敗

惟忠以二月辛未除捧日天武

四廂都指揮使其誅勅不知在何時今從趙姓之遺史附此月末勅初見建炎四年五月

二月癸亥朔詔臨安府近行宮高阜禁人毋得至其處犯者徒二年以其可以下瞰宮中也

甲子詔平江府守臣市賀鑄家所鬻書以實三館

丙寅命浙西安撫大使兼淮東宣撫使劉光世將銳卒萬人移屯揚州勸率農桑經理一路時至鎮江視師光世不奉詔詔建州權罷鼓鑄二年以監兵避亂散逸

用知漳州綦寔禮請也 召泉州草澤陳嗇赴行在

直顯謨閣李承造復為兩浙轉運副使專一應副劉光世錢糧以光世言累有機會多緣無椿辦錢糧幾誤大事故也於是轉運副使直龍圖閣劉寧止遂罷

丁卯詔選人七階並分左右時用元祐舊制寄祿官分左右而賦吏不預焉言者謂祖宗以來選人皆以州縣繫銜故無所分別今選階品秩雖卑豈可無以律貪而獨置之廉耻之外乃下吏部如所請 尚書吏部侍郎

李光試禮部尚書吏部侍郎李彌大試戶部尚書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綦崇禮試吏部侍郎太常寺少卿程瑤試給事中宦禮呂頤浩所薦瑤秦檜所薦也 給事

中兼直學士院胡文修充顯謨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

觀文修以引疾得請

此恐是緣周祀事干連乞去此月庚辰可參考

殿中侍

御史江躋奏徽猷閣直學士江淮發運使湯東野承議郎知淳安縣鮑慎好姦賊脅使輸錢五千緡庇而不發東野遂罷去 右宣教郎王彥恢知無為軍無為分鎮

地至是始命守臣也

楚州參議軍事李用成充本州

團練判官用成久參祝友軍謀最所親信劉光世因拔授用成朝請大夫言於朝故有是命其後秘書少監傅

崧卿自淮東還奏其勞乃正補承事郎

用成補正在五月乙丑

己巳詔榷貨務依臨安府樣製造斛斛百隻降之諸路倉部員外郎成大亨言紹興府斛斛增大出給之際例各折閱具獄滋多惟臨安斛斛均平公私兩便故有是旨詔比緣移躡臨安令漕臣措置營繕聞諸頗取材

於民違背初旨可令監察御史黃龜年取索仍給銀絹
度牒計市價償之 朝奉郎福建轉運判官張鬻為尚

書考功員外郎直顯謨閣新除兩浙轉運副使李承造
移福建轉運副使直秘閣提舉浙西茶鹽公事梁汝嘉

為兩浙轉運判官

承造為劉光世所辟
未到司改命當考

庚午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為觀文
殿學士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前五日直秘閣
知道州向子志奏曹成犯道賀二州宰相呂頤浩秦檜

因陳天下大計當用二廣財力葺荆湖兩路使通京西
接陝右此天下右臂如京東諸州為叛臣所據正如國
初河東且留以蔽敵諸路先定他時併力圖之似為未
晚檜請身至湖外自當一面效羊祜襄陽之體上曰卿
等當居中運裁不可授人以柄至是命綱仍令福建等
路宣撫副使韓世忠以所部統制官任仕安一軍三千
人授綱由汀道州之任又命權湖東安撫使岳飛率湖
東副總管馬友及諸將李宏韓京吳錫等共擊之新除

中書舍人胡安國避地湖東亦以書遺檜言吳敏兵寡
宜就遣世忠以為之副俾殲殄羣寇收拾遺民人言向
子謹忠節在今日可以扶持綱常願憐其無救而陷於
賊復加任用俾收後效

辛未上諭輔臣將來御試舉人止造蓆棚於講殿之前
不必更修別殿呂頤浩因讚聖德以為如此可以示四
方士人使知陛下恭儉如此上曰朕天性不好華麗况
與承平之主不同秦檜曰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是古人

處患難之事後世以為夸美上曰卿言極是 初命發賣蔡京童貫王黼朱勔浙西田至是六年而未售者尚五千餘畝乃詔發運副使姚舜明措置

壬申詔自今巡尉毋得注吏職出身人

此以紹興五年二月十一日勅

令所狀
修入

癸酉起居舍人廖剛權尚書吏部侍郎 左中奉大夫

李友聞復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朝論以其子鄴為偽齊所倚故錄用之友聞年八十矣 詔諸路州

軍遇天申節依舊試經撥放僧道度牒每三百人放一名建炎末權住試經至是禮部員外郎兼權祠部王居正言本部歲降諸路空名度牒各不下五六萬而其間乃無一人緣試經者揆之人情恐有未安故降是旨

甲戌福建轉運副使陳

原闕

廣東提點刑獄公事徐端本

江西轉運判官趙公蟾浙西江東廣東提舉茶鹽黃昌衡陳鑄王鈇章僅福建提舉茶事孫恭兩浙福建提舉市舶鮑存陳鼎等十人並罷以御史中丞沈與求論其

猥濫也端本鑄子

鑄安西人宣和述古殿直學士

僅惇孫嘗除光祿寺

丞鑄亨伯弟子鼎鎮江人也

吏部尚書李光為淮西

招撫使神武前軍統制王瓌副之呂頤浩欲討韓世清

乃託言路進等諸盜未平命瓌將前軍往捕而以樞密

院準備將徐文所部為光親兵仍命世清及江東統制

官張俊崔邦弼王進王冠李貴等軍權聽光勾抽使喚

事干軍政待報不及者許便宜行訖以聞朝請郎新

通判池州樂亮臣改知滁州用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

請也。滁州自向子伋死，不復除守。臣至是盜賊稍衰而

鄉村尚有食人者。亮臣捕得其首周智磔于市。由是遂

止。亮臣清介自守，惟一僧偕行。郡事之餘多瞑目獨坐。

滁人久猶思之。

亮臣事以趙姓之遺史增入，但姓之所記作岳諒。臣蓋字誤。今從日歷按亮臣

除命在二月甲戌而姓之於正月乙卯書之疑葉夢得先遣亮臣而後奏也。

乙亥權尚書戶部侍郎柳約落權字以將使高麗也。

是日雨雹。

丁丑給事中黃叔敖兼侍讀權尚書吏部侍郎廖剛兼

侍講 詔閣門宣贊舍人崔增樞密院準備將領趙延

壽單德忠李振徐文武功夫李捧樞密院水軍統制

邵青所部兵分為七將以御前忠銳為名內增青仍作

水軍並隸侍衛步軍司非樞密院得旨毋得擅發仍鑄

印賜之

文除第七將及賜印在此月庚辰隸步軍司在辛巳今聯書之

秀州海鹽縣

令徐百祿敕令所刪定官莫儼並罷百祿秉哲子儼儔

兄殿中侍御史江躋以為言故罷 金均房州鎮撫使

王彥奏文林郎續感充本司書寫機宜文字宣教郎高

士瑰起復承事郎王弗並幹辦公事士瑰瓊曾孫弗榮

陽人也

感已見元年二月

始淮南營田司募民耕荒頃收十

五斛及是宣諭使傅崧卿言其太重故百姓歸業者少

上用崧卿言詔損歲輸三之二俟三年乃征之仍賜崧

卿錢五萬緡俾貸民為牛種之費 故朝散郎梅灝贈

直龍圖閣以元符黨人故錄之也 龍圖閣待制致仕

洪中孚卒

己卯浙西安撫大使兼揚楚等州宣撫使劉光世同執

政對於內殿光世自鎮江入朝留彌月上命光世移屯
維揚而光世以為恐鄰寇有疑或致生事願仍領浙西
以為根本之地蓋光世實憚行也右司諫方孟御言今
陛下既已移蹕臨安豈能免鄰寇之疑臣又聞光世欲
以身任山東河朔之事其陳義甚高今乃不欲渡江其
意安在臣願清燕之間召宰相呂頤浩秦檜與之面議
於陛下之前及早應副錢糧并措置合宜事件諭以聖
意使之必行庶幾不致臨時首鼠敗事上召光世入對

諭使將大軍偕行光世終以為難乃命移屯五千往來
節制而已光世之來也以繒帛方物為獻上命分賜六
宮御史中丞沈與求言今艱難之際不宜有此乞斥還
之上納其言仍降劄獎諭是日秦檜因奏事言每見
陛下屈已從諫中外士民無不感悅上曰如前日百姓
揭牌題以供御綉服問之乃十年前京師鋪戶用其舊
牌已令毀撤不知者將謂舊習未除朕所服者多繒素
豈復有綺綉也從事郎知高郵縣鍾離濬言宣撫司

指揮令營田之民有警旋行勾集出戰本縣四十村歸業之民僅千八十家少有耕種又慮秋成或為賊有欲分為二十社社三百人擇精強可仗者二人為巡社首領其餘十人為甲甲有隊長如遇警急遞相救援二十社計六千人約耕田六百頃若無耕牛可以人代每畝收一斛五升共收穀九千斛計貸種錢萬六千緡詔宣諭使傅崧卿以永豐圩禾稻給之如其請濬先為薛慶幕客屢勉以忠義慶信用之其後崧卿還朝薦濬學有

師承忠國愛民一路鮮有其比上嘉之命特改京官

改瀋

官在四月戊辰

庚辰詔自今監司不得任本貫其見在任者皆移之時
言者論近兩浙轉運使廬知原等皆係本貫之人利於
殖產營私應副親識干求請託一切用情望別與差遣
庶草遂賂徇私之弊稍復祖宗立法之意故有是命

降授朝請郎周杞除名惠州羈管杞在常州為政殘酷
會大早上御經筵問所以致旱之由顯謨閣待制胡交

修時為中書舍人對曰此殆杞佚罰遂以杞屬吏杞怒
上書告其罪詔大理寺丞胡蒙詣常州按驗交修無所
挂然羣從亦多抵罪而杞坐賊殺不辜及賊罪流故竄
蒙歷城人也

熊克小歷載杞獄具於去年十二月甲寅
按甲寅乃進呈體究文字非具獄克誤也

詔內外諸軍並各供具人馬衣甲器械總數及開坐
統制統領官所轄數以聞自今每軍月具籍申樞密院
時呂頤浩以諸大將專兵難制故舉舊制行之然終不
能得其柄 夜雷聲初發

辛巳直秘閣知道州向子志落職放罷以湖東提點刑
獄公事周隨亨劾其不法及棄城故也新除中書舍人
胡安國自全州遺尚書左僕射呂頤浩書曰昔韓忠獻
公秉政十年勲蓋一時權震天下然議者亦或排之則
孫公沔李公參呂公誨王公陶與司馬公光是也衆人
常情睚眦必報而忠獻公於此數人皆引用之各盡所
長不以為怨而近世諸人借國威福行其私意取快一
時欲救往迷正在今日相公中間均逸亦有異同之議

今公袞言歸進退賢否賞罷功罪固當以至公無我為
先報復恩讎為戒然比於忠獻猶有未及不免天下之
疑以貴者言之如舊相吳觀文起帥長沙繼除三路宣
撫吳雖辭免而軍書羽檄輻湊門卷又以劇盜方集境
中恐失事機惶恐拜命鳩兵選將夙夜究心亦未為失
一旦賜罷自觀文降資政自通議降太中傳播諸方駭
動觀聽所可疑一也以微者言之向子志之守道鋤治
姦猾雖犯衆怒識者是之申乞移按他部不為過也巨

寇侵陵衆寡不敵移守山寨而外臺乘此交劾罷之所
可疑二也相公平心為相施於貴者將存其事體施於
微者當海度容之若改正此二事則不違公議釋疑於
天下矣夫宰相時來則為不可擅為已有人才亦各自
負不可蓋以己長安國見辭新命冀賜片言俾從所欲
則受賜大矣順浩不納隨亨江山人時以避賊寓治江
華子志檄歸衡陽隨亨怒愬于朝子志坐削官至是復
有此命

子志降官在今年
二月乙丑今併附

直龍圖閣主管湖東安撫

司公事向子諲言已撫定曹成人馬在道州河南駐劄
緣臣折衝無術有失國體望賜罷黜詔子諲免罪赴行
在

壬午叙文州司馬黃敦彥復通直郎敦彥建炎末通判
袁州坐降敵停廢刑寺當敦彥謀叛還歸會赦叙散秩
敦彥懇于朝大理少卿錢稔言與真犯不同故有是命
敦彥自承議郎建炎四年
八月甲申追一官勒停

癸未上始御講殿自巡幸以來經筵久輟至是復之

詔張浚選精銳西兵五千人騎遣將統押隨中使任源
赴行在以騎軍不足故也 詔國學免解進士張雷令
入對 舊制州縣官正郎以下身亡者給倉券兩浙轉
運判官梁汝嘉言詭冒者衆蠹耗邦財詔並罷 是日
淮西招撫使李光發行在

甲申中書舍人程俱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上既召徐
俯俱密言於上曰俯雖才俊氣豪然所歷尚淺今以前
任省郎遽除諫議自元豐改制以來未之有也考之古

今非卓然傑出如陽城种放則未嘗不循資望而進臣
願陛下須其至姑以所應得者命之他日置之左右何
所不可如元禎在長慶間命知制誥以至翰林學士真
不忝矣止緣自荆南判司命從中出名為省郎使知制
誥遂喧朝聽時謂荆南監軍崔潭峻引之近傳其與中
官唱和有魚須之句名曰警策恐外人不知陛下所以
得俯之由以此為疑仰累聖德上不聽右司諫方孟卿
因奏俱諂附蔡攸在秀州棄城而遁俱遂罷去 戶部

尚書李彌大兼權侍讀 大理寺丞李處度監都奏院

蘇簡並送吏部限三日出門

此故當考

武節大夫榮州團

練使新知光州劉超為武功大夫榮州防禦使知真州

後數月超乃赴行在

許約知光州事已見此月末恐可移入此或附超初除光州時超以

閏四月壬子到行在

故奉議郎守尚書工部員外郎滕茂實以

死節贈龍圖閣直學士官其家三人茂實既死雲中其

友朔寧府士曹椽董誥自投歸張浚浚以為陝西轉運

判官誥乃錄茂實所為哀詞使其同歸者羅鉞來獻浚

亦上其事於朝故有是命

茂實死節已見建炎元年正月壬寅及二年八月末後

謚忠節

乙酉上諭輔臣曰人主待臣下當以至誠若知其不可用不若罷去疑而留之無益也又曰人主之德莫大於仁仁之一字非堯舜莫能當呂頤浩秦檜曰聖學高明以誠仁二者治心修身正家齊天下有餘裕矣 賜劉

光世淮東宣撫使印

光世初除揚楚等七州宣撫使與江東西二大帥同命後光世乞鑄

淮東宣撫使印得旨以揚楚通泰真承州連水軍宣撫使印為文至是再請遂改鑄

陞東海縣

為東海軍時海州復為偽齊所得乃以成忠郎閤門祇候葛珣為軍使將薛安靖部曲五百人往守之

丙戌初置著作官二員編次日歷自渡江以來無史官及是御史中丞沈與求始以為請然未及行 武功郎

閤門宣贊舍人知廬州王亨權主管廬州壽春府鎮撫使司公事兼知廬州亨守郡踰年條陳禦寇利害來上故就用之 詔六部於東北角開便門遇有職事赴都堂稟白聽於便門出入

丁亥尚書工部員外郎王昂守起居舍人禮部員外郎
王居正試太常少卿昂珪弟子也

戊子龍圖閣待制知撫州高衛落職與宮觀衛言甘露
降於州之祥符觀且為圖上之王居正論今日恐非天
降祥瑞之時言者劾衛以蔡京圍田叨冒改官頃者抗
疏極言討論之非實自為地措紳號為流外侍郎今乃
崇飾諂諛老不知愧望賜罷黜從之 右修職郎陳淵
充樞密院計議官淵瓘兄孫舉進士不第以積舉得官

秦檜薦其才而有是命 殿中侍御史江躋言臣聞天
下一家中外之財皆人主府庫也自古言利之臣初非
天降地出不過推剝細民移東於西以欺其上唐德宗
時李兼在江西有月進韋臯在西川有日進刺史進奉
自裴肅始幕僚進奉自嚴綬始載在史冊為世所譏蓋
不可不戒也陛下盛德日新躬履節儉不殖貨利有如
成湯臣子所宜奉承德意近日乃聞前知明州吳懋輒
有所獻踰五萬緡州郡有餘朝廷自當移用豈待進獻

以為己能竊恐朝廷受之無名將何以示天下倘或小人觀望爭相效尤殘民以為己利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一吳懋固不足道也欲望陛下斥還懋所獻錢仍加黜罰少寬四明民力且為後來貪競之戒詔委自憲臣勘當如係科斂即仰給還以聞吳懋俟勘當到取旨懋守明踰年時四明承喋血之餘公私掃地而水軍步卒戍明者踰萬人懋以等第貸民錢十萬緡又得權酷之贏軍用無乏懋用是得職名

懋除職在元年四月丁丑

比代去又獻錢

五萬緡其後勘當如章然懋所獻羨錢朝廷皆已移用

但降懋二秩而已

熊克小歷四明承喋血之餘公私掃地列將陳思恭統步軍二萬張公裕

水軍一萬皆留戍郡境軍費不貲懋得榷酤之贏以供廩稍民不知兵朝廷嘗以直秘閣寵之至是貶秩而去

尋察其枉除湖北轉運判官克所云乃汪藻所撰懋墓誌中語也日歷紹興二年五月二十四日浙東提刑司

奏體訪得吳懋牒諸縣云都統陳太尉所帶軍馬四千餘人前來駐劄今相度權於人戶等第物力錢自三十

貫以上借錢二十文省實催到九萬七千九百餘貫又

踏逐崇寧寺屋分酒務米麴寄造煮酒收息錢三萬七

千餘貫又將朝廷降到度牒分下諸縣出賣收到錢一

萬一千餘貫并都酒崇壽務趨出二合酒錢二項共十

五萬貫據此則藻所云非其實也陳思恭步卒四千人

并張公裕本軍不應有三萬人今但云踰萬庶不失實

懋以五月癸未
賤秩今併附見

右奉議郎監諸軍計司秦湛添差通

判常州以黨人子特錄之也

湛觀子
已見

己丑有司以春分日祀高禘禮畢宮嬪有位號者以次
即宮中飲福受胙如儀 復荆湖東西為荆湖南北路

以徽猷閣待制新知宣州劉洪道為徽猷閣直學士知
鄂州充荆湖北路安撫使召湖西安撫使程昌寓還行

在仍命洪道以所部顏孝恭崔光弼軍之鎮

熊克小歷
四月甲申

時朝廷已除呂祉湖東提刑祉因言荆湖分東西路地
勢人情皆不便乞依舊為湖南北從之蓋克不考二月

己降旨乃繫之四月也

詔申嚴福建路私有私造軍器之法以

提點刑獄徐庚有請也

庚寅監察御史婁寅亮罷寅亮既為秦檜所擠按治無所得至是獄成坐為族叔郭民田改立官戶刑寺當寅亮私罪杖罰銅七斤詔免所居官送吏部未幾寅亮卒

直龍圖閣知臨安府宋輝萊州防禦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邊順皆貶秩一等坐城中多劫盜也既而獲

盜復其官

三月癸丑復官

資政殿學士知泉州謝克家引疾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宣撫處置使張浚承制以奉直

大夫知邛州陳右提點潼川府路刑獄公事而以朝散大夫鮮于繪代之時有旨以朝請大夫王侯知邛州浚乞合改替繪朝廷不能奪也

是月知商州董先叛附於劉豫先是閣門宣贊舍人李興以節制軍馬屯於商州會先為陝虢安撫司統制官耿嗣宗所迫來依興以兄事之未幾河南鎮撫使翟興俾先知商州先心嫌之密有害興意因置酒伏甲執興

於坐以鎮撫司之命械興赴河南欲於中塗殺之行兩
程宿山林菴舍中興見羣卒熟寐乃荷械而去逮曉至
洛南農家人識之咨嗟熟視遂破其械以糗糧遺興使
去其子女諸妾皆被害興既脫復得麾下舊兵千餘人
往來商虢間先既與興為仇且劉豫勢漸盛先不能軍
遂以商虢二州降豫 初淮西諸州多為劇盜所據朝
廷因而授之閤門宣贊舍人知濠州寇宏雖受朝命陰
與偽宿州守胡斌通李成之敗也褒信縣射士許約收

其潰兵入光州城以收復告即以約知光州約與武節大夫中州刺史知壽春府陳卞皆與偽境往來兼用紹興阜昌年號光州土豪張昂獨率民兵據仙居縣之石額山為寨事聞詔授昂忠翊郎忠義兵民統領至是北賈有至建康者言中原之民苦劉豫虐政皆望王師之來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聞之即遣使撫諭卞宏二人皆聽命既而豫遣偽京西南路安撫使王彥先攻壽春為卞所敗而宏遂與斌絕卞尋復固始縣會豫衆復犯

二州下棄城保南岸夢得令統制官王冠張俊等援之

豫引衆去彥先維州人也

此以葉夢得行述增修而不
得其月日熊克小歷附之此

月按日歷三月六日李光奏體問得江東安撫大使司
已差王冠知宿州過江前去則冠之行必在二月也又
紹興元年十一月十八日冠宏申順蕃知宿州胡斌令
人賁文字誘宏從偽已行處斬詔特轉一官二年二月
十五日葉夢得申王彥先胡斌犯壽春府濠州已差王
冠李貴小張俊策應四月十二日奏已收復壽春府此
皆與行述同但克所書以陳卞為陳辨又云遂復光州
皆誤也日歷今年四月五日孔彥舟尚申得光州牒係
用僞年號則知未嘗復光州許約張昂事並不得其
年今以紹興二年正月五日張昂奏狀附見俟考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一金人地名考證

尼瑪哈

原書作黏罕
誤改見卷一

